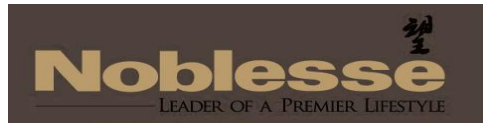


Noblesse, Leo Xu: I Belong to My Era, Text/ SHU Fang, July 2013



NEW FACE | 新面孔

许宇和目前正在Leo Xu Projects展出的
艺术家郭鸿蔚个展作品

许宇：
我属于我的时代

许宇说，真正令他感兴趣的是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东西。无论身份如何转变，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得益于对所处时代的兴趣。

采访 / 撰文：舒方 编辑：祝琳
人物摄影：Jacque Chong

许宇访谈

iPad only



许宇的画廊参加今年5月的香港巴塞爾艺术展

刚过而立之年的许宇(Leo Xu)在当代艺术领域的表现令人瞩目，其身份已从策展人、艺评人、画廊经理扩展到画廊主人。在过去几年里，许宇担任过的角色包括著名James Cohan（科恩画廊）上海画廊的副总监、前波画廊北京分馆总监，以及多伦美术馆助理策展人、朱屹瞻艺术馆策展人。他策划并监制了国内外许多展览和项目，其中包括2011年在纽约展出并大受好评的“水中捞月”（Catch the Moon in the Water）。同时，他还作为艺评人在多家知名媒体开设自己的艺术专栏。

许宇的画廊Leo Xu Projects设在上海复兴西路的小巷里，以他的名字命名，传递出这个空间由他的审美趣味决定、从而实现其他各种可能性的愿望。离开大名鼎鼎的James Cohan画廊，创立自己的小空间，许宇坦言自己当时感觉到一个“强烈的呼声”，“感觉到大地似乎在震颤”。他发现一些和他同龄的中国年轻艺术家正在破土而出，他们使用的语言与表达的思想完全属于这个时代，他们的灵感与吐纳的东西令他激动不已。“为

什么不做一个平台，让我和这些艺术家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他们可能在今天没有市场，但你无法预料这些人未来会变成什么样。”许宇说，“他们的作品未来很可能出现在世界顶级的美术馆里，并成为未来艺术史教科书上的内容。”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和年轻艺术家，许宇既抱有热情的期待，也具有清醒而实际的认识。他毫不讳言，资本、名声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交生活很容易抹杀一个年轻人的创造力，而创作的土壤一旦干枯，就很难再湿润起来。“艺术世界的竞争是很惨烈的，多少人起起伏伏，今天你还红极一时，但明天可能就被遗忘。”许宇冷静地说。不过，这位对未来的规划是在大学里教授艺术史的年轻人，仍满怀热情地投入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关心属于这个时代的话语、美学、趣味和表达。正如他所说：“如果你不参与，你就只能不断地翻杂志，做一个旁观者。而事实上你完全可以自己走到‘舞台’上，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

Noblesse: 从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回来,你有什么收获?

许宇:我这次带一位我代理的荷兰艺术家参加立陶宛和塞浦路斯国家馆联合展览。这个展览最后获得了威尼斯双年展两大奖项中的一个——提名奖,对此,我备感自豪。在威尼斯,除了能和各地艺术家对话外,还能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策展人、收藏家、画廊主人等,互相交流中会迸发出许多可能,或许今天的谈话六七个月后会变成一个项目。

N:你什么时候开始对策展感兴趣?

许:我以前其实想做一个艺术家,但是在上海外滩3号沪申画廊实习期间,让我知道了还有一种叫“策展”的工作。如果说艺术家的创作是把各种材料和元素展示出来,那么策展就是把作品变成元素和材料,从而形成一个策展人的作品。策展就是站在另外一个“山头”,把艺术流派与艺术风格作为素材,展示这个时代的东西。这个时代创造了许多新的美术馆、画廊,以及许多互相交融的新学科,这些都让策展过程变得特别有趣、有意义。

N:什么促使你开画廊?

许:我在工作中策划了一些展览,不乏一些中国本地的艺术家和亚洲的艺术家。你能感觉到一些与我们年纪差不多的人正在破壳而出,这些人经历过“沉默”的20世纪90年代,但90年代的“地表”下又不是完全“沉默”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翻译的书与音像的盗版制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接触了一些渗出来的水,被滋养着。中国的现状有些荒诞,但这个现状本身又是很好的养分,这些年轻艺术家以此为养料,创作出的东西非常不一样。这些人不是只让你看到文革、熊猫、中山装、防火墙、审查,不是一个冷战后被树立的符号,而是你在中国体验到的活生生的东西。

N:你的美学趣味或者美学偏好是什么?

许: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东西,那些在摩擦和质疑中产生的最终让我相信的事物。中国有趣的地方在于,你的教育和你的自我教育是两回事。比如我以前学绘画,我的作业是全班最好的,但我也老师最头疼的学生,因为我会把很多西方绘画的颜料带到国画课堂上,洒在宣纸上。当时我特别想看中国以外的东西,想看所谓的“疆域以外的东西”,但我看不到更多的东西,而当时被权威扶持的事物就是我很质疑的东西。我一直试图找到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当时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用的媒介如何和我们的审美趣味发生关系;现在我所感兴趣的是人的美是被什么东西界定的。我不会因为开了画廊就停止个人的艺术创作,也不会停止写作,哪怕自己不去参展,因为我并不喜欢展览所涉及的事务性工作。

N:你这几年的身份转变会不会影响你对艺术的态度?

许:完全没有。我认为创作是广义的,不只是画一张画、写一本小说、拍一部电影,我个人最重视的是个体在今天的创造力。我开画廊的目的在于用自己的力量去解放艺术家,让他们不必应付各种琐碎的人际关系,可以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我希望能给予单纯的工作者支持。艺术家排在第一位的利益是他们的作品,灵感一旦枯竭,比没钱更令人苦恼百倍。所以我一直很强调灵感,这是艺术创作的本质。我的工作价值就在于创造培养灵感的环境、激发艺术家的灵感,让所有参与者都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